

五朝春色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言真
编著



汉成帝·赵飞燕

第一回

爱恶无常弟兄猜忌 惊慌失措甥舅密谋

却说汉朝自从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，攻灭暴秦，剪除项羽，得了天下，建都长安以后，相传一百余年，中间虽有一、二次的叛乱，都是转瞬即定。传到宣帝在位之时，民歌醉饱，国祚安康，真的是一派太平景象也。

这宣帝御名病已，后改名为询。幼时，遭佞臣谗搆，流落民间，高材好学，且喜游侠，具知闾里奸邪，吏治得失。所以，即位之后，留心政治，信赏必罚，官称其职，民安其业，号称治平之世。

宣帝在民间时，本已生得儿子，赐名为奭为太子。刹那过了十多年，太子奭长大成人，配妃王错，也生了一个孩子，赐名为骃。宣帝因晚年得孙，好生欢喜，把骃赐字为太孙，常置左右，爱护备至。

未几，宣帝驾崩。奭奉遗诏即位，是为元帝。便册立王错为皇后，骃为太子。这时，太子骃年方三岁，赐居桂宫。元帝优柔寡断，任听他们表里为奸。还过元帝宽弘待下，恭俭律已，所以海内晏安，四方无事。奸党也不敢蓄有异心。

这太子骃，幼得祖父怜爱，娇养惯了，不免性耽安乐。年岁既大，渐渐的留心酒色之事。那王皇后昆季很多，内中有个王

凤，赋性伶俐，善窥人意，便竭力结欢太子，以为他日固宠地步。太子因他说话投机，又是自己的母舅，遂与他形影不离，十分相契。

元帝见太子年将弱冠，不很勤俭，心中有些烦闷。后来又听得内侍来报，太子时常换了衣服，混出宫去，与王凤俩饮酒宿娼，无所不为。元帝听了这种消息，虽不敢即信为真，但也不能无疑，遂有废立之意。

那元帝即位之后，又生了两个皇子。一是定陶王康，一是中山王兴。定陶王很有材艺。他的生母傅昭仪，在后宫又最擅宠幸，元帝便想立他为嗣。事为太子得知，吃了一惊，忙与王凤计议。王凤笑道：

“殿下乃嫡出长子，又是先帝所钟爱，这九五尊位，谁敢大胆妄想！”

太子道：“话虽不错，可是父皇宠了傅昭仪，有此内嬖，恐怕顾不得先帝的遗命哩！”

王凤道：“不妨！有我母舅在此，殿下放心便是。”

太子道：“父皇既有废立之意，叫我怎生放心得下？”

王凤笑道：“难道我堂堂一个国舅，竟是一些没用的吗？民间弟兄析产，尚且母舅到场为证；废立大事，岂是可以胡乱随便的吗？万一殿下果然吃了亏，受了冤屈，唾手可得。”

太子道：“现在兵权，都在宦官石显手内，怎生可以反叛？这不是说说笑话吗？况且反叛之事，究属冒险。倘是大事不成，岂不枉送了性命！”

王凤听着，咯吱咯吱地的笑道：“我原也闹着玩儿。手无一兵寸铁，如何可以及叛呢？”

太子慌忙道：“大事已急，总求母舅成全！”

王凤捋着嘴边几根骚黄胡子，晃着脑袋，微叹道：“我也不再同你说笑。老实说，皇上是一国之主，他老人家想准了主意，无论是什么英雄好汉，谁敢道着半个不是？”说到这里，他用手拍着项脖子，故意高声嚷道：

“我王国舅这颗脑袋，也是好好的父母生出来的，怎忍为了你外甥谋皇夺位之事，白白的断送呢？”

太子不听犹可，听了慌急得似热石头的蚂蚁一般，便也顾不得什么，上前踉着，低声哀求道：

“母舅瞧在我母分上，多少总须想些法儿。他日得成大事，都出母舅之赐！”

王凤一手把太子搀起，说道：“左右幸无他人，否则事未做成，却已败露，这还了得！”

太子又打拱作揖道：“倘事得成，公候卿相，惟母舅之意自选！”

王凤目的，原在于此。现见太子已经入彀，便放出奸诈模样，故意搔首摸耳，沉思了半晌，才改变了口风，吞吞吐吐的说道：

“我虽想帮助你成就大事，但只可暗中代为谋划。这出头露面，代你说话的，却须另请他人！”

太子道：“此言怎讲？”

王凤道：“尔我虽有甥舅的尊卑关系，只因时常一起玩要，皇上恐已有所闻知。我既受了这种嫌疑，势已不能在皇上前代你说什么好话哩！”

要知太子能否成就大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恃国戚结党布流言 入宫闱有心探隐事

却说太子听了此言，便道：“那么，计将安出？”

王凤道：“此事颇费周折，他日富贵，幸毋相忘！”

太子这时，实是急得六神无主，只求王凤肯担任此事，觉得无论什么报酬，都可允承的，遂又深深的一揖道：

“生我者父母，成全我者惟母舅。来日方长，报德正多，愿矢天日，誓不相负！”

王凤瞧得太子情急万分，便悄悄的說道：“此事须得我的六个兄弟协力助你，方能有效！”

太子道：“总求母舅大力斡旋！”

王凤道：“殿下暂请选退，待得了消息，我当派人奉达！”

太子听着，谢了一声，回宫而去。王凤待太子走后，召集他六个兄弟，乃是王崇、王谭、王商、王立、王根、王逢时，便密议道：

“现在我们的姊妹，虽是备位正宫，却无十分大权，得势的外戚，都是上代的国舅，我们姓王的，枉做了国家至戚，反不若他们一般远戚疏亲，反而来得威风。且瞧我是堂堂的大舅子，官不过侍中卫尉，却已是姓王族中的首屈一指了。比较他们的高吏厚爵，怎不令人气忿呢？”

王宗等六人齐声答道：“哥哥之言是也！我们希望外甥继承了大统，便可挣回一口气，显显我们姓王的，也不是没有能

耐的哩！”

王凤叹道：“你们有所不知，大事可不妙了！”

王崇等惊道：“难道我们的姊姊出了什么乱子不成？”

王凤道：“姊姊虽没曾出了什么乱子，我们的外甥，这嗣位却有些不稳了！”

王崇等呆瞪瞪的面面相觑了半晌，才问道：“这消息可是真的？”

王凤遂把太子求许之事说了一遍。

王崇等唉声叹气的说道：“可怜我们的姊姊，只生得一个外甥。假使嗣位不保，我们姓王的功名富贵，岂不都会东流吗？”

王凤懒洋洋地说道：“这是必然之事！”

此事方毕，王根却抢着说道：“太子是我们的外甥，不问他应废不应废，我们为自己的功名富贵起见，也当誓死力争！”

王凤笑道：“休得冒失！必须缓缓设法，方为上策！我因向日与太子过于亲密，不便代他说话，你们得了闲隙，有意无意的向皇上探问口气。倘皇上果有废立之意，你们便可如此如此的奏覆上去。那时，我在朝内，也当贿通各位大臣，请他们代太子吹嘘。这样办法，太子的嗣位，便可如金汤之固，磐石之安了！”

说时，又顿了一顿，继续的说道：“不过据我瞧来，你们六人一起在皇上前进言，势必又令皇上生疑。只可一人独自秘密前去，余五人在宫外散布流言，只说太子的好话，休道别事情，并须悄悄的进行，功莫声张误事！”

六人听了，都道有理。遂公推王崇入宫进言，王谭等五人担任传布流言之事。当日议毕各散，不提。

隔了多日，朝内百官，民间士庶，纷纷传述，都是说的太子仁慈聪哲，渐渐的传入元帝耳中，以为太子已是改过迁善，把废立之念，倒也消去了一半。

那日王崇又借了探望皇后为名，进宫入见，在乾泰殿旁的小暖阁中，向元帝奏事。国戚至亲，少不得谈了许多家常琐屑的话。王崇一心要探听元帝废立的口气，便搭讪着道：

“太子生性刚直，作事察察为明，外间舆论，毁誉参半，不知陛下亦有闻知否？”

元帝因王崇与太子素鲜来往，不防内中有什么蹊跷，遂答道：

“朕正为这太子之事狐疑不能即决，至今心头烦闷哩！”

王崇故意惊道：“陛下有何圣虑？”

元帝长叹道：“太子微服私行，耽于酒色，朕已略有所知，深恐不足托付大事，故有废立之意。现在听得他已改过迁善，朕心已稍宽慰。但是耳闻不如目见，未必果如人言哩！”

王崇听了，装成惊惶失措的模样问道：

“太子微服私行之事，陛下曾亲眼目睹的吗？”

元帝道：“朕虽非亲眼目睹，但据亲信内侍的报告，却也信而有微！”

王崇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种话也不过姑妄听之而已，陛下睿智英断，休要中了佞臣的圈套！嗣位关系国本大计，中外观瞻所在。况且太子又为先帝所钟爱，陛下倘听凭一面之辞，贸然废立，那是非但不足服众心，并且无以对先帝，臣期期以为不可！”

毕竟元帝听了此言，采纳与否，下回自有交代。

第三回

酬德报功满门富贵 胁肩谄笑刻意逢迎

却说王崇谏阻废立，说得委婉动听。这元帝本是没有决断的人，听了王崇的话，觉得很有道理，便道：

“朕幸而再三思维，适延至今，否则岂不误了朕的大事！”

王崇见计已行，也便趁势告退。于是太子骃遂得不废。

刹那又过了两三年，时当五月仲夏，元帝驾崩，太子骃遵例即皇帝位，时年二十岁，这便是成帝。

成帝登了宝位，尊母后王氏为皇太后，罢黜元帝所任的许多大臣。因王凤等辅立有功，册封王凤为阳平侯，王崇为安成侯，王谭、王商、王立、王根、王适时等五人，俱为列侯。又诏令王凤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总揽军政各权。王氏的声势，遂赫奕一时。

皇太后又选了光禄大夫许嘉的女儿许氏，册立为皇后。成帝因许皇后容貌平常，并且端庄凝重，毫无冶媚风情，心中便有些不很乐意。那宫中虽有不少的宫娥彩女，但也没有出色当行的人才，不是嫌她蠢，便是嫌她老，因此终日痴痴迷迷，垂眉愁眼，长吁短叹，郁郁不乐。眠里梦里，好象有什么大事似的，兀自的不自在。

那天，在未央宫中一个小轩内闲坐，身旁只有尚衣监内侍贾广在侧，不觉失声叹道：

“韶光虚度，亦何乐而为天子呢？”

贾广原是个聪明人，听了，早已明白几分话意，便跪下去，叩头奏道：

“恭喜万岁爷登了九五尊位，遭逢升平治世，中原富饶，万邦抚绥，真是有了圣主贤君，才得这个尧天舜日。且说宫中罢，却又粉黛成行，绮罗作队。这些花一团，锦一簇，燕赵、吴越、秦陇、汴楚，四方佳姬，九州美人，那一个不是娇娇滴滴！那一个不是娉娉婷婷！论到才貌双全的，可算得多不胜数了。万岁爷怎的愁蹙双眉，忽发长叹？何不打起一副精神，及时行乐呢？”

成帝道：“后宫粉黛虽也不少，不过自从大行皇帝后的王嫱，远戍匈奴以后，已是群空冀北，只剩些庸姿俗颜。这个桃花嫌红，那个李花怪白，都不在朕的眼里，务要寻几个花容月貌、玉软温香、千娇百媚的妙物，方称朕怀！休说吴宫西子，便象王嫱一般的容貌，朕也心满意足的了！”

贾广嘻嘻的笑道：“万岁爷是当今一人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，既是宫内没有绝色，民间却多得很哩！万岁爷只须颁一谕旨，奴婢便可在京城内各州郡，搜罗几个佳人美姬，献进宫来。虽未必果有西子、王嫱一般的美，大概总有一、二个不很惹厌的。即使万岁爷瞧不中意，也只当没有这回事，再随时留意物色便是！不知圣意以为如何？”

成帝喜道：“那么，这件事情，朕便托你办理可也！不下诏旨，未尝不可！”

贾广把舌头一伸，露出小人轻浮态度，笑道：“这事情不是好办的，少不得要得罪许多人。倘是不奉诏旨，一则地方官不信奴婢是奉旨办差，只道奴婢是矫旨招摇；二则将来万岁爷反了颜，便说奴婢是适恶导淫。到那时候，奴婢身上便是生了一百张嘴巴，也答辩不来。这刀下之实，想来也免不了的。可怜

奴婢只生得一个脑袋。倘若果真有了两个或三个脑袋，奴婢便也熬着疼痛，听凭砍掉一个，没有什么稀罕，总算报了知遇之恩哩！”说着，把项脖子缩了几缩，活画出乌龟模样。成帝瞧了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便道：

“瞧你象个甚的，算了吧！”

贾广才站起身来，又低声奏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万岁爷速即下旨为是！”

成帝听着，果然草了一道密旨，吩咐道：“你把这道密旨，好好儿收藏了，非至必不得已之时，休得取出！”

贾广接过诏旨，允着去了。成帝与贾广搭讪了半晌，满腔愁绪，锁归乌有，心中倒也快乐。隔了许多日子，贾广真的搜罗了百余名年轻女子，送入宫来。只见得：

那一个是巧挽乌云，这一个是厅梳缘鬓，真个是穿着了万箱锦乡，妆饰了千斛珠玑。御河水调脂欲尽，上林花插鬓嫌稀。妆阁上雪香粉嫩，镜台前玉映金辉。兰麝香气飘三殿，环珮声闻彻四围。髻影与粉痕交坠，容光与黛色齐飞。不是这汉宫春晓，怎显得帝苑芳菲。

要知成帝得了这许多美女，作何情景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

选花容深宫邀宠眷 勾粉颈幼女怕轻狂

却说贾广献进的许多女子，可算得一双双娇欺楚水，一对对美赛西施。常见人者，免不了眼花撩乱，有痒没处去搔。那成帝原是个风流尤物，眼界自此常人高出万倍。他在宫中，也已见多识广，非有绝代之姿，怎能引他注意？所以他约略瞧了一遍，觉得也不过如此，遂有些不耐烦起来。正待向贾广问话，忽见人丛中有一个国色美姬，长眉靥，丰致嫣然，瞧起约略三五年华，生得玉质冰肌，娉婷袅娜，不觉大喜道：

“象这个小妮子，才不愧是个美人！”

贾广忙的接口道：“万岁爷意何所属？”

成帝用手一指道：“便是他！”

这时，许多女子远远地在御驾面前站着，瞧见成帝用手一指，有几个站在手指所指的地方，当作皇上瞧中了他，便有撒娇作态的，也有受宠若惊的，个个心中忐忑不安。谁知贾广奉旨踱来，只宣召了一个穿浅蓝裙子，头梳垂云髻的幼女，其余都不一睬。各人瞧了这般模样，个个惹了一场没趣，说不尽有多少气忿。

贾广带领这幼女，来到成帝身旁，奏道：

“万岁爷所指的，可是此人？”

成帝笑道：“是的！”说毕，指着其余的许多女子，向贾广道：

“你把他们找个地方，分别安置可也！”

贾广领旨，便押着大队女子去了。成帝笑向这幼女道：

“你是那方人氏，姓甚名谁？”

这女子轻摆柳腰，倒身下拜道：“贱妾班氏，乃扶风安陵人氏，先父在日，也曾食禄居官的。”

成帝道：“你父亲又是谁呢？”

班氏道：“贱妾的生父，便是越骑校尉班况。”

成帝瞧他容貌清秀，举止温雅，便喜不自胜，立即封为婕妤，赐居长乐宫。班氏叩头谢过圣恩，自有宫监引着前去。

原来，汉朝时候，皇后之下，没有妃嫔等名目，却有昭仪、婕妤等女职。这婕妤便是好此后世的贵嫔，此昭仪虽差一级，但已有了职分，地位已觉很高的了。当日晚晌，成帝在长乐宫中设了筵宴，与班婕妤俩同饮合欢酒，命许多宫娥在旁歌舞助兴。饮到半酣，成帝有了几分酒意，不管内侍、宫娥们在旁，举起右臂，一手勾住班婕妤的粉颈，微微的笑道：

“今日得与天仙似的佳人，魂销真个，方不枉做了一朝天子哩！”

班婕妤猛未防备，给成帝一手勾住，女孩子家没有多大力气，怎生摆脱得下，一时情急起来，羞得满脸通红，忙的说道：

“万岁爷须请尊重些！贱妾奉事掖庭，虽不过是个婢妾的身分，但是贱妾幼时，略读史书，懂得一些礼教，闺房之私，岂可行于大庭广众之前？况且，君不君，则臣不臣，万岁爷独不惜褻读尊严吗？”

成帝听了这话，也不防班婕妤有此大义相责，却也有些下不得台，便脸上讪讪的，嬉皮笑脸的说道：

“想不到你一个黄毛丫头，竟说出这般牛头不对马嘴的废

话，怎不令朕好笑？”

班婕妤正色奏道：“夫妇之义，不可苟且。万岁如果不知尊重，贱妾宁死以明寸志，不愿留恶名于后世的！”

成帝听着，当他怕羞，遂把他粉颈宽松放了，懒洋洋的把右臂缩了回来，却又说道：

“你这小妮子，没曾开过眼，不知天家情形，比不得民间的哩！须知这里的内侍宫娥们耳濡目染，向来瞧惯的。休说朕勾了你的粉颈，算不了什么一回事，便是朕与你当着他们面前，干起那个勾当来，也并不觉得如何稀罕哩！老实向你说，朕是当今天子，爱什么便什么，无所谓闺房之私，也无所谓褻读尊严，更无所谓夫妇之义不可苟且哩！”

班婕妤听着，明知成帝是个好色贪淫之主，便觉自己所适非人，不免有了身世之悲，忍不住一阵伤心，流下泪来。成帝见班婕妤呜呜咽咽的哭着，总当他小孩子脾气，便笑道：

“你初从民间而来，也怪你不得。你且在宫内住上一年半载，可就明白了！好孩子，你不用哭，朕不是残虐的暴君，总当体恤你些。你生得这副美貌，朕何忍有屈了你。你便放大了胆子，有的是荣华富贵，好日子正在后边，休要哭坏了芳体！”

成帝说毕此言，见时候不早，传旨撤去了筵席，又向内侍、宫娥们使了个眼色，大众会意退出，成帝遂掩户而寝。要知绛帐春睡，风光如何，且瞧下回便知。

第五回

香温玉软万种恩情 望重勋高十分势力

却说成帝得了班婕妤，枕上恩情，无限风流，真是如婴得乳，如鱼得水，好象得了个活宝贝似的，又好象半空里滴下一个月宫仙子来，便口里含着，被里偎着，说不尽的千般恩爱，万种温存。这班婕妤起初原有些不欢，装聋做哑，担惊受怕，到后来拨雨撩云，鸾颠凤倒，成就了好事。这破题儿第一遭的风味，倒也欲罢不能，欲舍不得起来。进了游仙大梦，把从前怨咨，一笔勾消了。这一夜之间，我怜着你，你爱着我，交颈叠股，难舍难分。无如春宵易度，早已晓色侵窗。成帝恋着余情，不妨起身。班婕妤却见天色已明，心知帝皇家非同民间，已到上朝之时，不可晏起，遂悄声说道：

“万岁爷公事要紧，休要为了贱妾一个妇人，荒废了国家要务。现在上朝时候已到，想百官在外边等候好久了！”

成帝笑道：“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朕与你春睡未足，情兴正浓，管什么他们等朕不等朕呢！”

班婕妤道：“万岁爷此言错矣！自古道：圣主在位，贤臣用事。万岁爷倘不以身作则，何以昭示群臣呢？况且万岁爷今日误了朝期，百官自有议论，天下后世，都道万岁爷是个荒淫失政的帝皇，怎不令人耻笑呢！”说着，穿了衣服，匆匆的下了龙床。成帝拦住不及，又恐迫之过甚，惹他啼哭，遂也硬着头皮，整肃衣冠，起身梳洗完毕，瞧得班婕妤云鬓歪斜，脂粉狼籍，一

种旖旎风光，颇似雨后梨花，愈看愈爱，益发的瞧个不住。

班婕妤见成帝向着自己痴看，女孩子初经好事，想起昨宵情景，不免有些羞意，便低垂粉颈，默无一语。成帝瞧了这般情景，又故意打逗他的芳心道：

“宥来风味，不知可合芳意→”

班婕妤听着，红晕两颊，正色道：“万岁爷休再厮缠，时候可已不早了！”

成帝恐他老羞成怒，只得打着哈哈，上朝去了。班婕妤独坐遐思，觉得枕席欢乐，确是别有妙趣，不由得恹恹倦懒，遂低声叹道：

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，其移人性情也如此！”

看官们，你道班婕妤说出这句话，是什么意思？须知这班婕妤出身名门，通晓大义，不是贪恋风月，专在枕席上用功夫的。不过，经了成帝一宵的温存怜爱，偶然回忆，未名心旌摇摇，情不自禁起来。却又掉念自忖，恐怕为情所累，所以竭力抑制，无决间说了这话出来。这正是名媛怀抱，非同荡妇品性哩。至于成帝的一宵恩情，能使不贪风月的班婕妤尚且事后回忆，余情未忘，足见成帝必有特殊手段，才能使得春期美满。看官们，倘要查问内中究竟如何情景，小子一支秃笔，却也无从描写，只有一支《中吕驻云飞》的曲，抄在这里。这曲道：

昨夜阳台，珊枕横欹绣帐开。蝶戏花心败，凤啄樱头解。乖，檀口搵香腮，柳腰轻摆，鬓角梳斜，花堕云屏外，一半蓬松一半歪。

我们做小说的，有两句套语，唤作有事则长，无事则短，现在小子也就借此两语，便说光阴如流水般快，转瞬正是数年。国戚王氏，满门身列要津，大权在大司马王凤掌握，炙手可热，

好不令人羡慕。无如天数注定，有福无寿，也不过镜花水月，一场幻梦，原来数年之间，王崇、王谭、王立、王适时等相继死掉，七个弟兄，只剩王购、王商、王根三人而已。到此时，王凤又是得病死了，皇太后得讯，当然是手足情深，哭了一番。

成帝想起当初夺位之时，多亏他从中帮忙，所以也异常衰，下旨优卹，不在话下。这大司马既是出了缺，资望够得到的大臣们，少不得钻头觅缝的营谋请托。却不知王氏声势正盛，一则是皇太后方面的至亲骨肉，二则是扶立成帝的功臣，一般朝中大臣们，任凭你三朝元老，五代簪缨，那一个能及得到他们姓王的！果然诏旨下来，大司马缺，由王商补授。那王商早在意中，得此诏旨，谢过了恩，打马上任，怎不欣喜！只是几个失望的大臣，心头不知有多少忿恨，但惧着王氏权势，敢怒而不敢言，抽了口冷气，便算完事。要知王商做了大司马以后，有何事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

效真谏忠言常逆耳 窥隐情巧语竟投机

却说王商做了大司马，继承王凤先例，独揽军政大权，宗族戚党，依旧遍布朝内。成帝处理朝政，本很厌烦，把大小事情，托付了王商办理。自己便不问不闻，反觉得耳边清静，心头舒畅哩。这时的后宫，许皇后既是久未当夕，宫娥彩女们也没一个能蒙恩幸。数年之间，只有班婕妤却是厚荷专房之宠。不过班婕妤好德胜于色，与成帝燕私之时，往往过事规谏。成帝爱他貌美，初犹妨受，但是日积月累，渐渐的不很乐意起来。常言道：“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。”这成帝原是个喜谀的人，现见班婕妤时常唠唠叨叨，道个不了，教他怎生忍受得住！那班婕妤又是直言敢谏，胸无城府的，说话不知委婉曲折，未免无意间有些冒犯，因此成帝爱他的心，一天一天的淡了。

那日，成帝忽然逸兴，想往禁苑太液池畔踏青消遣。这太液池在大内贴邻，可不是无朝时候的太液池。须知汉朝建都，在陕西的长安。元朝建都的地方，便是现在的北京，路程相差二三百里。所以本书中的太液池，与元顺帝演义中的太液池，名目虽同，却不是一处的哩。

话休絮烦，且表太液池畔，有招仙阁、月影台、云光殿、九华殿、鸣銮殿、开襟阁、临池观等许多名胜，大半是武帝时造成的，都是金碧辉煌，结构华丽，真的天家景趣，迥异凡间，成帝动了游兴，命内侍驾车侍候，却想与班婕妤同车共载。那班婕